

# 语言不是被解释明白的，而是在生活中发生出来的——用 SDE 解读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一章

原创 约翰老师 五宝爸约翰聊英语 2026年6月22日 15:48 新加坡

很多孩子学英语，最早遭遇的不是难题，而是一幅错误的图画。

老师拿起一张卡片，说：

apple, 苹果。

red, 红色。

five, 五。

table, 桌子。

chair, 椅子。

孩子跟读，抄写，背诵，默写。看起来，一切都很正常。

因为我们几乎天然相信：学语言，就是把一个个词和一个个东西对应起来。一个词背后有一个意思，一个意思背后有一个对象。只要孩子记住足够多的词，知道足够多的中文解释，他就慢慢会英语了。

这幅图画太熟悉了，熟悉到我们很少怀疑它。

但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一开篇，就对这幅图画动了刀。

他引用奥古斯丁关于儿童学语言的描述：大人指着某个对象，同时说出某个声音，孩子由此明白这个声音就是那个对象的名称。维特根斯坦马上指出，这里隐藏着一种关于语言本质的特殊图画：语言中的单词是对象的名称，句子就是名称的组合，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而意义与词相关联，词代表对象。

这正是传统语言教学最深处的假设。

一个词，对应一个东西。

一个句子，对应一个事实。

学习语言，就是把这些对应关系记住。

可是，维特根斯坦真正要问的是：语言真的就是这样运作的吗？

如果语言只是词和对象的对应，那“五”这个词对应什么对象？“红”这个词对应什么对象？“请”“不要”“如果”“但是”“因为”这些词又对应什么对象？一个孩子听到“把五个红苹果拿过来”，他真正理解的，难道只是 apple、red、five 三个词各自对应的东西吗？

显然不是。

他必须知道去哪里找苹果，怎样区分红色，怎样数到五，怎样完成“拿过来”这个动作，怎样理解说话人的意图，怎样在这个场景里做出合适回应。

也就是说，语言从来不是孤零零地贴在对象上的标签。

语言是在生活场景中运作的。

这一点，是《哲学研究》第一章最重要的裂缝，也是 SDE 解读维特根斯坦的入口。

---

一、奥古斯丁语言观：把成熟后的语言误认为语言的起点

从 SDE 看，奥古斯丁式语言观的问题，不是它完全错了，而是它把一个已经成熟的结构，当成了语言发生的起点。

一个成年人当然可以说：apple 表示苹果，red 表示红色，five 表示五。

但这个说法成立的前提，是他已经生活在一整套语言游戏之中。他已经知道什么叫“表示”，知道什么叫“对象”，知道什么叫“颜色”，知道什么叫“数量”，知道别人指着东西说话时，可能是在命名，也可能是在描述，也可能是在提醒，也可能是在命令。

换句话说，他已经站在语言成熟态里了。

可是儿童一开始并不在这个成熟态里。

孩子不是先拥有一套完整的“词—物对应系统”，然后再开始使用语言。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孩子先被放进生活中，被大人呼唤、提醒、纠正、示范、等待、鼓励；他在一次次行动中听见声音，在一次次回应中修正反应，在一次次场景中逐渐知道某个声音该如何使用。

他不是先理解意义，再进入生活。

他是在生活中，慢慢长出意义。

这就是 SDE 所说的：在 E 中，经 D，成 S。

E 是什么？是孩子所处的生活土壤：人、物、动作、情绪、任务、关系、习惯、规则。

D 是什么？是一一次次差异推进：听错、做错、被纠正、重新尝试、换一个场景、换一个对象、换一种说法。

S 是什么？是最后稳定显露出来的语言结构：这个词怎么用，这句话怎么接，这个表达在什么情况下成立。

传统语言观的问题，是直接盯着 S：词义、句义、语法、定义、翻译。

维特根斯坦的伟大之处，是他把我们拉回 E：语言不是从定义开始的，而是从生活形式开始的。

SDE 再往前走一步：语言不仅嵌在生活形式中，而且是在生活形式中，经由差异使用，逐步显露为稳定结构。

这就把“意义即使用”推进成了“意义的发生学”。

---

## 二、词不是标签，而是工具

维特根斯坦用了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词像工具箱里的工具。

工具箱里有锤子、钳子、锯子、尺子、胶锅、胶、钉子、螺钉。它们都叫工具，但功能完全不一样。锤子用来敲，锯子用来锯，尺子用来量，胶用来粘，钉子用来固定。

如果有人说：“所有工具都是用来改变事物的。”这句话看起来很有概括力，但马上会出问题：尺子改变了什么？钉子改变了什么？胶锅又改变了什么？

同样，如果我们说：“所有词都是用来表示对象的。”这句话看起来很哲学，很整齐，但它也马上出问题。

“桌子”好像能表示一个对象。

“红色”好像能表示一种性质。

“五”好像能表示一个数量。

“这里”表示什么？

“不”表示什么？

“救命”表示什么？

“如果”表示什么？

“但是”表示什么？

“应该”表示什么？

语言不是一个标签仓库，而是一套工具系统。

更准确地说，语言是许多不同工具在不同生活游戏中的使用方式。

一个词的意义，不是它背后藏着一个固定对象，而是它在某种语言游戏里发挥了什么功能。

这对英语教学的冲击非常大。

我们平时教单词，太容易把词当成标签。

apple = 苹果。

run = 跑。

big = 大的。

because = 因为。

这样教有没有用？有用，但只是在很窄的范围内有用。它最多帮助孩子建立最初的指认关系，却不能真正生成语言能力。

因为真正的语言能力，不是“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而是“知道这个词在什么场景中可以怎样用”。

孩子知道 because 是“因为”，不等于他会解释原因。

孩子知道 but 是“但是”，不等于他会表达转折。

孩子知道 maybe 是“也许”，不等于他会表达推测。

孩子知道 should 是“应该”，不等于他会提出建议。

孩子知道 compare 是“比较”，不等于他会完成学科表达。

这就是词汇教学最大的误区：以为给了标签，就给了意义。

其实，标签只是入口。真正的意义要在使用中发生。

用 SDE 来说：

词汇教学不能停在 S 层的“词义显露”，必须回到 E 层的“生活与任务纠缠”，再通过 D 层的“差异使用与迁移”，让词真正长成孩子自己的表达结构。

所以，好的词汇教学不是让孩子记住更多单词，而是让一个词打开更多表达路径。

---

### 三、语言学习不是说明，而是训练

维特根斯坦还有一句非常关键的话：儿童学习语言时，语言教学不是作出说明，而是进行训练。

这句话太重要了。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教学恰恰反过来：太相信说明，太轻视训练。

孩子不会用一般过去时，我们说明规则。

孩子不会用复数，我们说明变化。

孩子不会用从句，我们说明结构。

孩子不会写作文，我们说明模板。

孩子不会阅读，我们说明技巧。

说明当然有必要。但问题是，说明不是语言发生的起点。

一个孩子不是因为听懂了“一般过去时表示过去发生的动作”，就自然会在表达中使用 went、saw、played、visited。

一个孩子不是因为听懂了“形容词修饰名词”，就自然能说 a tiny brown bird 或 a long exciting journey。

一个孩子不是因为听懂了“because 后面接原因”，就自然会说 I stayed at home because it was raining heavily.

语言能力不是说明灌进去的，而是在训练中长出来的。

什么叫训练？

不是机械刷题，也不是盲目重复。

真正的训练，是让孩子在一个可理解、有反馈、可调整的语言场景里，一次次完成语言动作。

听到指令，做出反应。

看到图片，说出描述。

听到问题，给出回答。

读到故事，判断人物动机。

换一个主语，句子跟着变化。

换一个时间，动词跟着变化。

换一个场景，表达跟着调整。

这就是语言的 D。

D 不是简单重复，而是有差异的重复。

同一个结构，在不同人物、不同物品、不同动作、不同情绪、不同学科场景中反复出现，孩子才会慢慢明白：这个结构不是一条死规则，而是一种可以继续使用的表达方式。

比如教 “I think...” 这个结构。

低水平教学是：

I think 的意思是“我认为”。

稍好一点的教学是：

I think it is good.

I think he is happy.

I think she likes it.

真正的 SDE 教学应该是：

I think the boy is sad because he lost his toy.

I think the animal is hiding because it wants to stay safe.

I think the character made a bad choice because he did not listen carefully.

I think the plant needs more sunlight because its leaves are turning yellow.

这时，I think 不再是一个短语，而是一个思维动作。

它从词汇进入判断。

从句型进入表达。

从表达进入思考。

从思考进入主体。

这就是“在 E 中，经 D，成 S”。

---

#### 四、语言游戏：语言和行动组成的整体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和行动交织在一起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

这个概念看起来轻松，实际上非常深。

语言不是单独存在的。语言总是和行动绑在一起。

下命令，是语言游戏。

服从命令，是语言游戏。

描述一个对象，是语言游戏。

报告一个事件，是语言游戏。

讲故事，是语言游戏。

唱歌，是语言游戏。

猜谜，是语言游戏。

翻译，是语言游戏。

提问、致谢、诅咒、问候、祈祷，都是语言游戏。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语言的单位，不是孤立的词，也不是孤立的句子，而是一个完整的发生场。

一句话只有进入某个语言游戏，才真正获得意义。

“五块石板。”可以是报告。

“五块石板！”可以是命令。

“水！”可以是请求，也可以是警告，也可以是惊呼，也可以是识别。

“你真厉害。”可以是真诚夸奖，也可以是反讽。

“你来啦。”可以是欢迎，也可以是不满，也可以是惊讶。

句子的表面结构并不能决定全部意义。

意义来自语言游戏。

而语言游戏背后，是生活形式。

这对教育意味着：如果我们只教句子，不设计语言游戏，孩子学到的就是死句子。

比如很多孩子会背：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但真实见到外国人，反而不会交流。

为什么？

因为他学到的是句子，不是语言游戏。

真正的问候游戏包括：

什么时候问？

对谁问？

语气怎样？

对方如果说 Not bad，怎么接？

如果对方说 I'm a little tired，怎么回应？

如果是在课堂、路上、餐桌、视频会议里，表达有什么不同？

这些才是语言的 E。

没有 E，句子只是壳。

有了 E，句子才有生命。

---

五、维特根斯坦的伟大：把语言从“发现范式”中解放出来

如果用 SDE 的大框架来看，《哲学研究》第一章真正反对的，是一种语言领域的“发现范式”。

发现范式相信：意义已经在那里，词只是把意义找出来。对象已经在那里，名称只是贴上去。语言是一面镜子，好的语言就是准确反映世界。

这和《SDE思想导论》批判的“发现范式”高度一致。

发现范式认为世界是先在的、完整的、等待被认识的。认识只是逼近它，方法只是磨镜，真理只是符合。

落实到语言上，就是：

对象先在，名称贴上。

意义先在，词语表达。

事实先在，句子描画。

规则先在，学生掌握。

但维特根斯坦说：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词的意义不是先在那里等着我们发现，而是在语言活动中显露出来。

“五”的意义，不是一个藏在词背后的神秘对象，而是在数数、拿取、排列、比较、计算这些活动中发生出来的。

“红”的意义，不是头脑里某个红色图像，而是在辨认颜色、匹配样本、寻找物品、描述物体这些活动中发生出来的。

“石板”的意义，也不只是某个石料对象，而是在建筑工地这个语言游戏中，作为命令、传递、配合、行动的一部分发生出来的。

所以，维特根斯坦实际上完成了一次语言哲学的本体论转向：

语言不是被发现的对应系统，而是在生活中发生的使用系统。

SDE 对这一步的评价应该非常高。

因为他击中了语言理解最深的裂缝：我们总是把已经显露出来的语言结构，当作语言本身；却忘了这个结构曾经有一个发生过程。

孩子不是从定义进入语言。

人不是从词典进入母语。

意义不是从对象跳进头脑。

语言是在生活形式中被训练出来、使用出来、纠正出来、稳定出来的。

---

六、维特根斯坦的局限：看见了土壤，却没有施工

但是，SDE 对维特根斯坦不能只赞美，还要继续评估。

维特根斯坦最强的地方，是他重新发现了 E。

他发现语言意义的根基不是抽象逻辑，而是生活形式。一个词的意义不在于它图像了什么先在对象，而在于它如何被使用；而使用又嵌在洗衣、买菜、发令、祈祷的整张生活

之网里。

从 SDE 来看，这是西方哲学一次非常珍贵的 E 层回归。

但问题也在这里。

维特根斯坦看见了土壤，却不愿意在土壤上施工。

他警惕理论，警惕体系，警惕本质化，警惕哲学家重新制造一种宏大图画。所以他更多是在提醒我们：看语言如何实际使用，不要急着寻找语言的本质。

这种克制有它的伟大。

但从教育、写作、智能体研发的角度看，它也带来明显不足。

他说意义在使用中，但没有进一步回答：

使用如何设计？

训练如何分层？

差异如何排列？

孩子如何从模仿进入独立表达？

词汇如何从生活场景迁移到学科思维？

语言游戏如何升级？

错误如何被转化为下一轮发生？

一个表达结构如何成熟，又如何退化？

这些问题，维特根斯坦没有做成方法论。

他更像一个伟大的诊断者。他告诉我们：你们以前看错了，语言不是那样运作的。你们不要被“词代表对象”的图画迷住。

但他没有进一步给出一套可操作的发生工程。

SDE 的任务，恰恰是接着往下走。

维特根斯坦说：意义在使用中。

SDE 要说：意义在 E 中，经 D，成 S。

这一步看起来只是多了几个术语，实际上完成了重大升级。

因为“意义在使用中”仍然有点笼统。使用在哪里？怎样使用？经过什么差异？最后形成什么结构？如何判断是否真正掌握？如何迁移？如何退化？如何再生？

SDE 把这些问题重新打开。

---

## 七、SDE 如何重写“意义即使用”

维特根斯坦的命题可以概括为：

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语言中的使用。

SDE 可以把它升级为：

一个词的意义，是它在特定生活形式 E 中，经由反复使用、差异区分、反馈纠正和场景迁移 D，最终显露出来的稳定表达功能 S。

这句话很重要。

它把“使用”拆开了。

第一，意义一定有 E。

也就是生活形式。没有生活形式，词就是漂浮的声音或符号。

孩子学 apple，不能只看卡片上的苹果。他要在吃苹果、拿苹果、分苹果、买苹果、画苹果、描述苹果、比较苹果的生活或任务中使用 apple。

孩子学 push，不能只背“推”。他要真的推门、推箱子、推朋友的秋千、理解 push 和 pull 的差异。

孩子学 before，不能只记“在……之前”。他要在起床前、吃饭前、上课前、睡觉前这些真实顺序中使用。

E 越厚，意义越稳。

第二，意义一定经过 D。

孩子不是一次就会。语言能力是在差异中长出来的。

red apple

green apple

big red apple

five red apples

I want five red apples.

Can you give me five red apples?

The girl bought five red apples because she wanted to make a pie.

每一次变化，都是 D。

数量变了，颜色变了，主语变了，动作变了，目的变了，场景变了。孩子在这些差异中逐渐掌握：apple 不只是“苹果”，而是可以进入请求、描述、购买、叙事、解释的表达网络。

D 越有序，语言越能生成。

第三，意义最终要成 S。

也就是稳定结构。

孩子真正掌握一个词，不是会翻译，而是能够在新场景中独立使用。

看到图，他能说。

听到问题，他能答。

换个主题，他能迁移。

遇到新文本，他能理解。

表达自己想法时，他能调用。

这才叫成 S。

所以，SDE 不满足于“意义即使用”，而是进一步追问：

这个使用有没有生活土壤？

这个使用有没有差异路径？

这个使用有没有稳定显露？

如果没有，就不能叫真正掌握。

---

八、对英语教学的根本启发：不要把语言教成标本

很多英语课堂最大的问题，是把活语言教成了标本。

单词被做成词卡。

句子被拆成语法点。

课文被切成知识点。

阅读被变成选择题。

写作被变成模板。

口语被变成背诵稿。

这当然方便考试，方便检查，方便管理。

但它也带来一个严重后果：语言从生活中被拔出来了。

一旦语言离开生活形式，它就不再自然发生。孩子学到的是语言的尸体，不是语言的生命。

维特根斯坦第一章最适合用来提醒我们：

语言不是标本，而是游戏。

语言不是标签，而是工具。

语言不是说明，而是训练。

语言不是孤立符号，而是生活形式的一部分。

这几句话，足以重构英语教学。

比如学科英语教学。

如果孩子学的是“camouflage”，低水平教学会告诉他：camouflage 是“伪装”。

稍好一点的教学会给例句：The animal uses camouflage to hide.

但 SDE 式教学会设计一个发生过程：

先让孩子看动物图片：为什么你一开始没看到它？

再让孩子比较：哪只动物更容易被发现？

再让孩子描述：It looks like a leaf. It has the same color as the tree.

再引入词：This is camouflage.

再让孩子解释功能：Camouflage helps animals hide from enemies.

再迁移到新动物：How does this animal use camouflage?

最后让孩子表达观点：I think camouflage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helps animals survive.

这时，camouflage 不是一个被翻译出来的词，而是在观察、比较、解释、生存逻辑中发生出来的概念。

这就是 SDE 语言教学。

E：动物、环境、颜色、敌人、生存。

D：看见与看不见、相似与不同、安全与危险。

S：camouflage 作为一个学科概念稳定显露。

这样的词，孩子不容易忘。

因为它不是被塞进脑子的，而是从经验里长出来的。

---

九、真正的语法，也是在语言游戏中发生的

维特根斯坦第一章对语法教学也有启发。

我们常常以为语法是先定规则，孩子只要掌握规则，就能正确表达。

但从发生学看，语法不是冷冰冰的规则清单，而是语言游戏长期运行后显露出来的组织方式。

比如祈使句。

传统讲法：

祈使句以动词原形开头，用来表示命令、请求、建议。

这当然没错。

但孩子真正掌握祈使句，不是因为背下定义，而是因为他大量语言游戏中经历过：

Open the door.

Close your book.

Look at the picture.

Put the card on the table.

Don't touch it.

Please wait here.

Let's try again.

他在动作中听见句子，在回应中理解句子，在模仿中使用句子，在替换中生成句子。

最后，祈使句的结构才稳定显露出来。

语法不是先讲出来的，而是先活起来的。

讲解只是后来的整理。

这不是反对语法，而是把语法放回正确的位置：语法不是语言发生的起点，而是语言发生到一定程度之后显露出来的结构。

所以，好的语法教学不是消灭错误，而是帮助孩子组织复杂意义。

孩子犯错，不一定是坏事。错误往往说明他的语言系统正在发生。他正在试着把已有结构迁移到新场景中。老师要做的，不是立刻审判，而是判断这条发生链断在哪里：

是 E 不够？孩子没有场景。

是 D 不够？孩子没有足够替换与对比。

是 S 不稳？孩子结构还没有成熟。

是迁移过度？孩子把一个结构用到了不适合的地方。

这样，错误就不再只是错误，而是发生过程中的信号。

这正是 SDE 比传统语法教学更深的地方。

---

十、语言能力的本质：能继续，而不是会解释

维特根斯坦还有一个很深的倾向：他不把理解看作头脑里某个神秘状态，而是放到使用中观察。

一个孩子是否理解“石板！”这个命令，不是看他脑子里有没有出现石板图像，而是看他能不能在这个语言游戏中做出合适行动。

这对英语学习极其重要。

我们过去太喜欢问：你懂了吗？

孩子说：懂了。

可是“懂了”是什么意思？

会翻译，叫懂了吗？

会选择答案，叫懂了吗？

会背句子，叫懂了吗？

会解释语法，叫懂了吗？

不一定。

真正的懂，是能继续。

听到一句话，能继续回应。

读到一个故事，能继续推理。

学到一个词，能继续使用。

看到一个现象，能继续解释。

遇到新场景，能继续迁移。

语言能力不是解释能力，而是继续生成的能力。

这句话非常适合成为英语教学的新标准。

比如孩子学了 because。

第一层：知道 because 是因为。

第二层：能读懂 because 后面的原因。

第三层：能用 because 回答 why。

第四层：能主动解释人物行为。

第五层：能在科学、历史、生活中表达因果关系。

只有到第四、第五层，because 才真正成了孩子的语言工具。

否则，它只是一个被记住的标签。

---

## 十一、SDE 对维特根斯坦第一章的最终判断

如果给《哲学研究》第一章做 SDE 评估，可以这样说：

它的 E 极强。

它把语言从抽象逻辑和词物对应中拉回生活形式。语言不再是悬浮的符号系统，而是嵌入行动、训练、规则、关系、场景中的生命活动。

它的 D 很强。

它不断通过例子制造差异：命名与使用的差异，词与句的差异，命令与报告的差异，名称与承担者的差异，指称与训练的差异。它不是用一个定义压住问题，而是让不同语言游戏彼此照亮。

它的 S 有力，但不充分。

它显露出了“意义在使用中”“语言游戏”“生活形式”等关键结构。但它有意拒绝把这些结构进一步工程化、方法化、课程化、模型化。

所以，它是一次伟大的解冻，但不是一次完整的发生学建构。

维特根斯坦把语言从冻结的 S 中解放出来，让我们重新看见 E。

SDE 则要继续完成下一步：让 E 经 D 成 S。

也就是说：

维特根斯坦让我们看见，语言不是标签。

SDE 要让我们知道，语言能力如何发生。

维特根斯坦让我们警惕定义幻觉。

SDE 要把真实使用设计成学习路径。

维特根斯坦让我们回到生活形式。

SDE 要把生活形式转化为课程、任务、智能体和成长系统。

这就是继承，也是超越。

---

十二、结语：孩子不是不会语言，而是没有进入语言发生的场

回到最开始的英语学习。

为什么很多孩子背了很多单词，还是不会说？

因为他拥有的是标签，不是语言游戏。

为什么很多孩子学了很多语法，写作还是僵硬？

因为他拥有的是规则说明，不是意义组织能力。

为什么很多孩子阅读时单词都认识，却读不懂故事？

因为他看到的是词义，却没有进入人物、情节、动机、冲突、推理组成的生活形式。

为什么很多孩子口语不敢开口？

因为语言在他那里不是行动，而是考试；不是游戏，而是审判；不是表达自己，而是避免错误。

维特根斯坦第一章真正提醒我们的，是一个朴素但极深的事实：

语言不是被解释明白的。

语言是在生活中发生出来的。

而 SDE 进一步告诉我们：

任何真正的语言学习，都必须回到 E，经过 D，最后成 S。

先有生活土壤，再有差异训练，最后才有稳定表达。

先让孩子进入语言游戏，再谈词汇。

先让句子在行动中活起来，再谈语法。

先让意义在场景中发生，再谈规则。

先让孩子能继续，再谈他是否真正懂了。

这才是语言教育最底层的转向。

不是从中文解释到英文单词。

不是从语法规则到练习题。

不是从知识点到考试分数。

而是从生活到语言，从行动到意义，从差异到结构，从使用到生成。

维特根斯坦打开了这扇门。

SDE 要做的，是把这扇门后面的路修出来。

因为真正好的语言教育，从来不是让孩子记住一堆语言标本，而是让语言在孩子身上重新发生。

当一个词不再只是词，而成为孩子观察世界的工具；  
当一个句子不再只是句子，而成为孩子表达自己的动作；  
当一条语法不再只是规则，而成为孩子组织复杂意义的自由；  
当一篇文章不再只是阅读材料，而成为孩子进入世界的路径——

语言学习才真正开始。

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说：

孩子不是学会了英语。

而是英语在他的生命里，发生了。



哲学研究 奥维特根斯坦 著 对哲学的本性做出了全新的  
诠释，断言哲学研究就是语法研究全新图书

运费险 先用后付 7天无理由

¥59.8 已售2

购买

九志天达阿凡提智奉 好店

